詩經講義 三

詩問 七八九

共十一

與猶堂集卷之七

洌水 丁鏞 著

詩經講義七

白華之什

御問曰笙詩之有聲無詞終是疑案孔子刪三千詩為三百十一篇何必取無詞之詩以充其數耶或曰刪時未亾而漢後亾之未知果然否

臣對曰笙詩之有聲無詞固未敢信而其亾之在於漢後者亦恐未然蓋孔子刪詩之說亦多聚訟而 臣嘗謂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之說為最近歐陽脩祖

司馬遷之說以爲古詩本三千餘篇然唐棣之刪章君子偕老之刪句節南山之刪字古人亦有言之者且左傳所賦無一不載於今詩者諸子百家之所引逸詩堇見數句則周官掌詩之初已揀擇於列國所采之中而被之管絃者止三百篇之成數而已商頌五篇葢正考父之所得而孔子附之於篇末故去商頌五篇及笙詩六篇則詩果三百篇而已也雖然後儒盛斥儀禮爲周末無名氏所撰周末獨非古書乎且九夏繁遏渠之屬既皆亡逸無徵則亡其詞而奏其樂有是理乎或曰九夏只是樂名定其無詩然漢叔孫通取采薺肆夏之遺義

奏永安嘉至之詩釆薺肆夏明以爲逸詩則此固六笙詩之類也且詩題之必摘詩中字者亦未必然雅而有雨無正頍而有酌賚桓則鄭樵之說豈可信乎大抵笙詩之亡未必不在於删詩之前而有聲無詞無是理也

魚麗

御問曰燕饗賓客之詩當是主人所作而主人必不自稱君子是賓客所作而因以通用於燕賓之禮也歟

臣對曰案儀禮燕禮君爲主人而其笙歌之詩未必君自作之也亦非君自笙而自歌之也然則臣下作詩工奏笙歌頌其君爲君子固無不可矣

旨且有註曰有猶多也有何以爲多如稱豐季曰有年有爲豐富故謂之多歟

臣對曰左傳襄公之時季武子如宋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卒章卽物其有矣也夫以重賄爲物其有矣則有者固豐富之意也又說苑引此句以爲物之不絕則有者又不絕之意也

南有嘉魚

御問曰朱子語類或問汕汕字答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魚花園是也其曰魚花園與集傳樔也之稱同歟異歟

臣對曰樔與魚花園非一物也魚花園雖未詳其制要

之以木葉編成者也欂者網也有網有目恐難以木葉
編成也按禮運先王未有宮室夏則居橧欂張衡西京
賦橧欂重棼鍔鍔列列曹大家東征賦諒不登欂而椓
蠡說文曰欂澤中守草樓也據此諸說則欂者即今瓜
田之守夜樓也而以為魚網之名者葢結網如欂形故
也何以明之據舊註及爾雅注欂今橑罟也橑亦守夜
樓也按張敞傳重橑注曰橑重棼也又班固西都賦曰
列棼橑而布翼此與西京賦之橧欂重棼合也則網形
之如欂形審矣後遂從网作罺左思吳都賦罺鰝与鰕
是也即此網我東亦有之臣居水邊嘗見一種魚網狀

如瓜樓從上掩下一魚不漏俗稱曹旺按曹旺与華音
之罺網其聲相近此必華制之流傳而並傳其名也又
陳勝傳罾魚註曰罾形似仰傘傘形亦如瓜樓則罾罺
者橧橑也淮南子所謂罾者抑之罾者舉之者此也又
爾雅曰罩謂之汕李巡曰汕以簿取魚也蓋古者編薄
如橑形者謂之橑後來結網如橑形者謂之罺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朱子曰似比而實興何以謂之似比
豈以美實之纍于木固結而不可解猶賓主之情相結歟
臣對曰樛木下垂君德之俯施也甘瓠纍之下情之仰
結也其取比不亶在於固結矣國朝曰南有樛木葛藟

纍之姤之文詞曰以杞包瓜亦此意也

南山有臺

御問曰君子似指賢者而以民之父母觀之似指王者此恐可疑邦家之基王業之鞏固也邦家之光君德之輝光也所稱君子皆指王者而言歟

臣對曰左傳子産寓書子西曰德國家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此所以諷范宣子也又子産哭子皮仲尼謂子産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後世召父杜母亦稱民之父母據此則君子未必非臣下之稱也雖然七篇終是自下頌上之辭祝

其壽考、如天保之詩、恐非臣下之所敢當也、左傳所出、亦安知非斷章取義也

朱子曰、枸枳、枸有子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內則鄭注、椇枳椇、正義椇藜屬、曲禮鄭注、椇枳也、正義椇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甜可食、椇枸音相近、則枳枸枳椇似是一物、形如珊瑚、味甜、與大如指、長數寸、噉之如飴、又相符合、枸椇之爲一物、似無疑、但禮正義之兩處異釋、可疑、所貴乎學詩者、以其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也、願聞博物之論

臣對曰、枸有兩種、一曰枸杞、二曰枳枸、枳有兩種、有枳

橘之枳有枳椇之枳特椇上有一種枳枸与枳椇同一
椇也按說文徐鍇注枳椇作賛椒又唐陳藏器拾遺作
木蜜又郭義恭廣志作木珊瑚又唐李勣本艸作白石
木又地理志作金鉤鉤亦枸意也據此諸說其曰枳枸
也噉之知餡也形知珊瑚也其曰白石李也皆鑿鑿有
證又李時珍曰枳椇蜀人謂之枅栱或稱雞距滇人謂
之桔枸或稱棘枸巴人謂之雞橘廣人謂之金鉤俗人
謂之梨棗又唐鳳閣舍人孟詵曰昔有南人修舍用此
木誤落一片入酒甕中酒化爲水據此諸說則毛傳之
訓枳枸内則疏之稱梨屬語類之稱敗酒俱有明證特

內則註稱棃之不臧者爲誤解今陳澔禮記則內則曲禮並以白石李釋之而去棃屬之說此得之矣陸璣又以枳枸爲西蜀枸醬之枸則大誤枸醬本作蒟醬蒟者蓽茇也此艸也非木也宋玉風賦曰枳枸來巢枳枸者木也非草也

蓼蕭

御問曰是以有譽處集傳曰處安樂也或曰處居也是言於聲譽而居之也此說如何

臣對曰車舝曰式燕且譽譽固燕安之意也又韓奕曰慶既令居韓姞燕譽燕譽令居豈非譽處乎處爲安樂

則無以釋礜字矣

爲龍爲光或引白虎通之文以爲古者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聲震爲龍故以諸侯爲龍天子之有諸侯猶天之有三光故以諸侯爲光此說雖似新巧而反覺無味未知如何

臣對曰後儒才勝時不免爲其才所困耳商頌曰何天之龍龍固寵也又左傳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據此則龍光之爲寵光無疑豈昭子未及見白虎通故如是誤解乎又齊侯鄭伯爲

衛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賦蓼蕭豈晉爲天子齊鄭
衛爲晉之諸侯故賦此詩乎後儒妄矣
壽考不忘是言君子壽考而自不忘其德老而不解之意
耶是言君子壽考使我不忘也歟
臣對曰德之不爽由於老而不懈若以爲君子壽考使
我不忘則語欠斡旋矣
湛露
御問曰左傳齊侯使陳敬仲飲敬仲辭曰臣卜其晝不卜
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以此觀之夜飲君
子之戒而此詩曰厭厭夜飲三代之時何以有夜飲設大

燭之禮歟

臣對曰齊侯之事欲飲於敬仲之家也君適其臣禮不宿畱故敬仲辭之也今按鄭箋以爲夜飲之禮在宗室故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則其讓之者不成引陳敬仲事以明之恐未必然蓋夜飲親親之至与長夜迷離之飲有不同也然左傳甯武子釋此詩以爲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比則匪陽不晞乃是當陽之義厭厭夜飲又是戒語也

彤弓之什 彤弓

御問曰孔氏曰彤弓色赤玈弓色黑賜弓赤一而黑十以

赤爲重夫以赤爲重者何義周人尚赤而然歟

臣對曰按左傳甯武子曰諸侯獻其功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蓋未必赤一黑十而其重赤而賤黑可見也

菁菁者莪

御問曰菁菁者莪只是興之不取義者而後世以爲樂育英才之義豈朱子前說嘗作此義者如此歟韓昌黎亦嘗引之以喻人材之盛是本於舊說歟

臣對曰此詩之爲樂育人材本之舊說而後來遂爲教育之詩与青衿並行卽漢徐幹中論亦以爲德者人之

幹藝者德之枝葉引此詩作教育成材之證不惟昌黎爲然也左傳邾穆公來朝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則只是賓主燕樂之義朱子之不取教育之義者恐得之矣或曰錫以百朋猶禹貢之納錫大龜此是南方諸侯入朝之詩而後遂爲燕賓之樂章也

六月

御問曰六月興師急於征討而不畏暑也如諸葛武侯五月渡瀘亦此意玁狁孔熾熾字當詳味葢言玁狁之亂如火之熾甚於炎熱之可畏故用是爲急而不恤觸暑也未知如何

臣對曰六月興師正當炎熱之時而孔熾二字發於首章眞是著眼處看詩知此精義始可得也蓋厲王出奔中國無主宣王急於匡恢故六月興師重耳之入晉也秦伯賦六月季武子之謝晉也曰敝邑賦六月皆取其急於匡恢之意也

玁狁之侵陵周室非一朝一夕之故蓋自文武時而已然矣朱子嘗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則采薇詩之伐玁狁是文武時事然當其時玁狁只侵邊疆而已南仲城朔而稍戢不敢動至厲王之後乃始內侵至逼京邑也歟

臣對曰文武之時玁狁未嘗侵周而采薇出車非文王時詩也按史記西伯伐犬戎漢書西伯伐畎夷舊說之以二詩屬之文王蓋以犬戎爲玁狁也然采薇曰王事靡盬出車曰王命南仲豈西伯之事亦稱王事而西伯之命可作王命乎若西伯受命於紂而爲王事王命則此殷詩也非周詩也即以爲武王之時則武王未嘗伐犬戎矣武王克商二秊而崩或曰六年而崩而歸馬放牛之後蓋不復興師伐國史記昭載之惟匈奴傳武王復居酆鎬放逐戎夷于涇洛之北此由武王之時威靈所及一命而逐之非有征伐戍役之勞也則采薇出車

又非武王之詩也小序公然以爲文王之詩而毛鄭並從之使恪守之西伯將受稱王之疑此不可以不辨也班固之言曰懿王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此采薇之文也又曰至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此六月及出車之文也即采薇作於懿王之時出車作於宣王之時亦已章章明矣或難之曰常武之南仲大祖此謂以南仲爲大祖者也出車之南仲豈可同作宣王時人乎臣答曰爲大祖於南仲者可謂之南仲大祖謂南仲

南仲太祖當從白虎通之說詳見積編常武篇

曰大祖者豈可曰南仲大祖乎常武之南仲即出車之南仲無二人也祖者祖道之餞也王命卿士南仲大祖者謂南仲出師之日王命卿士大餞于祖也烝民之仲山甫出祖韓奕之韓侯出祖亦此禮也

共武之服或曰共同也服衣也言將帥同此戎衣也上章旣曰常服又曰戎服皆稱戎服豈於此章服字獨稱事乎此說如何

臣對曰此篇之許多服字恐當着眼看或曰厲王新薨宣王初立六月之師以衰禮行也常服素服也周禮九旂日月爲常象天明也与交龍鳥隼之雜旋采繪不同

則常者白也殷禮尚白常服黼冔非謂常時之服也常者白也荀易曰兌爲常常爲西方之神常者白也常棣之華赤曰棠棣白曰常棣常者白也若然載是常服卽縞素之服也旣成我服喪服之旣成也白旆央央旗章之皆素也共武之服亦縗服臨戎之意也若以爲服事之服則義有不通矣

整居焦穫之整字可疑此詩方專言我師軍容之盛而却於彼寇之兵以整齊稱之何歟

臣對曰整居恐非軍容之整齊也蓋焦穫乃中國之地非玁狁所得居而今乃整居于是則其蛇豕食國之計

可知既整居于是而又復内侵故所以十乘之先啓急
欲驅除也左傳陳孫叔之進軍也引此句以爲先人奪
人之證亦可見矣
軸慶源以爲吉甫既歸而私自与朋友燕飲非宣王燕之
也蓋言宣王燕之則吉甫之友不得而与也然吉甫之燕
安知非宣王賜宴於其家歟
臣對曰按綱目唐穆宗元年范氏說云宣王使文武之
臣征伐於外而又得孝友之士置之左右故讒言不至
忠謀見用所以能成功也此說必有所據大抵戎功之
不成必由奸臣之在側裴晉公之請除奸臣岳武穆之

竟坐秦檜皆可見也意張仲移孝爲忠待同僚如兄弟
無忌功害能之習以助成其功故特稱之不然王師奏
凱之宴何必舉尋常与宴之朋友乎則其宴於朝宴於
家有不必論者矣

采芑

御問曰或說以爲師干之試猶言兵器之試干只當直作
盾字釋此說何如

臣對曰舊註之佐師扞禦文未斡旋或說之兵器之試
詞欠生活恐皆未穩按周禮司兵之職掌五盾有朱干
中干之名左傳建大車之輪以爲櫓櫓亦干也意師干

亦五盾之一而以兵車習用者也故曰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也

隼是鷙鳥善搏擊勇疾有武象故以隼爲旗章也此言飛隼以比方叔及諸將士奮擊之勇歟闐闐鄭氏說不如董氏說集傳載或說於下何歟

臣對曰鷙擊之義註疏亦已言之矣闐與塡通孟子塡然鼓之是也然爾雅釋此句郭註以爲羣行聲左思蜀都賦車馬雷駭轟轟闐闐是也則董說爲長矣

車攻

御問曰雲漢之側身庭燎之勤政無非中興之基本而失

子獨以車攻爲中興之勢者何歟

臣對曰昭穆以降王室陵夷諸侯不朝天下不復知有明堂之會至是始復覲周官威儀其舄芾之美車馬之盛蔚然有中興氣像又其蒐獮之事乃所以治兵習武安不忘危之義後辟之御屛寫詩亦取此意也其必以此詩爲中興之勢不亦宜乎

大庖不盈君道也取民有制損上益下舉此事而可見也舊說以不作豈不其合於君道不知前說故朱子不取歟

臣對曰舊註引王制充君之庖以不盈作盈益以充爲盈也雖然其義非也按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羣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獺祭魚然後
入澤梁鳩化鷹然後設罻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皆
大庖不盈之義不惟不獻者三擇取者三也
之子于征之下曰允矣君子則蓋言之子信矣其君子也
之子雖稱有司實指王也未知如何
臣對曰禮之緇衣曰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詩曰允
也君子展也大成以此言之有聞無聲者謂寡言而行
也允矣大成者謂以成其信也之子与君子固不可謂
二人但允矣非信乎之意也

吉日

御問曰伯與禱似是二事伯長也既以馬祖之神而長之
又既祭而禱之如是看兩既字方有意義未知如何
臣對曰以伯爲馬祖則文勢終欠斡旋按伯與禡通前
漢律曆志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故武
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師古曰霸魄也此章言吉日維
戊以月則既霸矣以事則既禱也臣因是而思之馬祖
之說昉於周禮校人之職所謂春祭馬祖夏祭先牧是
也此必上古始制服乘之法者後人追念其功而祭之
如先農先蠶也自鄭孔以來遂以房四星天駟之名揑
作馬祖又引孝經說房爲龍馬之文以傅合之小註引

天文志後儒作戊辰說其說漸入荒誕經旨知此不可不辨也按房四星之形看來如馬之四蹏又如車之駟馬故强名之曰天駟与箕斗之象形命名一例豈天地設位之初以房星爲天駟乎卽以爲天駟人孰從而聞之乎天將乘此馬而安之乎王良造父二星以馭天駟王良造父之前旣無是人亦無是星卽天駟又誰馭之乎邪說淫祀並興於呂秦以後三代祀典直哉惟淸恐無此理也

或羣或友集傳曰三是羣恐可疑羣只是衆之稱豈必三爲羣耶

臣對曰周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犇之康公之母曰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又王制曰諸侯不掩羣羣三獸也獸三爲羣之說自古有之卽舊註亦然矣

鴻雁

御問曰此詩是流民安集之後所作但卒章謂我宣驕等語恰似亂世之詩以此不作宣王時詩歟

臣對曰之子劬勞恐指在位而言也謂我宣驕一句溪察小人之情暑雨祁寒亦惟曰咨亦旣安集猶爲不足愚民之情本來如此王者知其然也故勞之來之又從

以振德之也左傳穆叔如晉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此詩之感發人心專在卒章恐不可以此而謂非宣王時詩也次章既言鴻雁集于中澤則已安其所矣末章又言哀鳴嗷嗷何歟

臣對曰鴻雁既集于澤矣流民既安于宅矣苟非若恫之仁察隱之明必將釋然而忘弛然而臥矣然其流離之餘杼柚其空飢饉之後甁罍悉罄小民之情猶復領顒而嗷嗷也故既云安集而復言哀鳴此之謂民之父母讀詩至此始可以知小人之依也

庭燎

御問曰讀書者多疑庭燎非宣王時之詩蓋以在鴻雁詩之下也無乃編入之時或失次序歟

臣對曰庭燎恐亦宣王時詩也此詩不獨美其勤政亦所以美先王典禮之皆復也周禮閽人設門燎司烜供蕡燭庭燎又左傳四方賓至設庭燎皆國有大事則然也

三問夜如何其問於誰也問於暬御之侍者歟或曰問於姜氏蓋因脫簪之事而言之也未知果然否

臣對曰問夜事適与脫簪事相類故或說揑合之也夫

君子諸侯也鸞聲諸侯之鸞聲也諸侯朝於天子帷闥未闢侍御不設而時夜未半徑入內寢佩聲至聞於臥內而天子方且与后妃甘与同夢天下寧有是哉三問者非真問也句法然也如簡兮章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此亦句法也

沔水

御問朝宗于海似是尊王之義而其流湯湯亦無取義可疑

臣對曰湯水失故道之貌所以興不蹟也蹟者循蹈故道之謂也先言朝宗陳先王也後言湯湯傷今時也

我友則非我也而傳曰卒反諸己何歟

臣對曰勉其友曰爾果敬矣讒言豈興乎是令其友反諸己也此友道也韓詩外傳釋此句曰鳥之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者魚畏之君子避三端謂人之舌端其一也亦反己之義也

鶴鳴

御問曰程子說四者之事集傳所釋獨詳於他山之石一語何也豈此詩即君子憂讒而作故歟

臣對曰舊說以爲求賢之作故他山之石不過与三者並列爲求賢無方之意而集傳以爲陳善納誨之詩故

特於此一句詳解之益琢磨之詩見於大學成器之訓發於學記故必於攻玉之文不能放過也 臣按荀子之說此詩曰君子窮處而榮獨居而樂隱而顯微而明又韓詩外傳以此詩爲伊傅管奚之遇時顯揚又漢東方朔論修身榮達之理引此以證之又揚震論求賢之義曰野無鶴鳴之歎可見古來以此詩爲求賢之詩不惟舊說然也又風俗通引此詩爲聲音之解而究亦無憂讒之義矣

祈父之什 祈父

御問東萊呂氏釋轉爲驅以其字義爲然歟

臣對曰轉猶走坂之車也靡所上居靡所底止卽其註

卿舊註之訓爲移東萊之訓爲驅恐俱未妥矣

使毋尸饔可知其無昆弟矣宣王之有愧於越句踐魏無忌何欤宣王於是乎未免一失而當時如尹吉甫仲山甫輩不能諫止何欤

臣對曰按國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其後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而不聽又魯武公見王王立其少子爲太子仲山甫諫而不聽史傳所載善無可擧過則許多子晉之說恐非誣祖且左傳穆叔賦祈父而獻子知罪則當時君臣晉卿之不知也豈特有愧於越魏

之事哉

白駒

御問曰皎皎白駒即亦白其馬之意与其人如玉相應詩人之辭欲巧者蓋如此欤秣以生蒭則以食苗而縶維之明是託辭欤

臣對曰臣以爲白駒比賢者苗藿比爵祿言若使白駒肯食場苗則可以縶維逍遥若使賢者肯受公侯則可以羈靮逸豫其柰白駒不戀場苗而惟甘在谷之蒭賢者不顧爵祿而但守如玉之操則惟願好音之不閟冀幸遐心之少回也白駒与玉人勘場与谷勘苗与蒭勘

詞情之微密如此矣若以客駒之食苗至於縶之維之則雖曰託辭恐無以安客心也馬逸踐葵主人咎客待賢如此何以得歡心而留之乎

於焉嘉客集傳曰嘉客猶逍遥也恐似可疑

臣對曰集傳之文當活看矣

王者留賢之誠若是其切而賢者若是邁邁何歟如其果於忘世則初何心而出來歟

臣對曰以第三章觀之白駒未嘗來矣賢者未嘗出而復入矣意當時有以爵祿招徠而不屈者故詩人詠其事以美之也然後漢楊秉上疏曰俗夫巷議白駒遠遁

當時之釋此詩葢以爲旣出而復入也

斯干

御問曰首章之辭或以爲非謂室之已成其固如竹苞松茂是落成燕飲而追叙其未爲室之時經營相度而言是地有水有山有松有竹可以爲室此說如何

臣對曰此說甚好不可易也臣又以爲秩秩竹林脩篠之貌幽幽松柏茂密之貌言竹在于松在山各自叢茂不相妨礙以興兄弟之相好也臣又思之此詩乃后妃內寢落成之詞葢兄弟之未翕多由婦女之間慂故首章戒之也𢓜祖猶言女祖似續𢓜祖者后妃也故二章

言之也莞簟寢夢生育男女婦人之事也故下四章言
之也於男子只言育養者教誨非其責也於女子必言
無非無儀者兼有教誨之意而遂諷晨牝之戒也一篇
之內不及建極出治之道者以其爲內寢也
如鳥斯革註曰革變變者是色貌之變欤鳥驚則色變而
飛去故以喻高起之狀欤
臣對曰革者羽毛之希革也臣又因是而思之跂者三
角形也跂彼織女有頍者弁皆上銳下平之物也屋自
東西榮視之則棟甍必成三角而左右如翼也屋自南
北面視之則檐端直急如矢也屋上新瓦精緻則如鳥

之希革而羽毛一新也屋中丹雘彰施則如翬飛之華
鮮也此四句指屋之上下四方而言之也不然則如鳥
斯革之義亦不明矣

熊羆虺蛇爲男女之祥是築室之後果有是夢歟古者有
占夢之書明言其兆分屬男女故詩人據而爲言歟

臣對曰文王得熊羆之兆卽爲丈人之吉春秋兩蛇鬪
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後漢楊賜備論此義葢熊羆之
爲男子虺蛇之爲女子必古法然也占夢之法未必其
合於正理然春官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夏后氏
作焉二曰觭夢周人作焉三曰咸陟殷人作焉此是書

名又以十煇占夢如祲象鑴監之類是也其繇雖亾如
所謂熊羆虺虵及無羊篇實維豐年室家溱溱正月
篇具曰予聖之類必皆觭夢之繇辭又如占夢之六夢
左傳文公簡子之夢莫不有占法葢古者信夢亦殷之
遺俗也
載弄之璋固是尚其德而亦以執圭秉璋是男子有位者
之事而然歟
臣對曰聖喻至當矣
無羊
御問曰矜矜兢兢不騫不崩皆以羊言而臨川王氏說以矜

兢爲牧之者不失其性似是誤觧未知如何

臣對曰王說非也臣以爲薪蒸者羊牢中積稸之物益羊性畏濕故使就高燥也矜矜莊竦貌兢兢恐懼貌騫躁進也崩墜落也意牧人麾羊就高而羣羊竦恐以前不至於躁進墜落故喜其善升而曰畢來既升也左傳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固使之登者也

洌水 丁鏞 著

詩經講義 八

節南山 祈父之什

御問曰維石巖巖或云巖險之意以此尹氏之不平民具爾瞻蓋言尹氏之爲惡衆目所視而不可掩此說如何

臣對曰或說非也董仲舒山川頌曰龍蓯嵒嶊儼然獨處盛言君子取譬之象而末乃歸致於此詩又後漢郎顗傳以此爲三公在位之譬則維石巖巖非巖險之意又禮記緇衣篇以此爲君子表準萬民之譬又孝經以

以此爲示民好惡之證則民具爾瞻非衆目所視之意

也又漢書成帝詔曰公卿列侯奢侈逸豫豈不難哉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弗問弗仕弗問謂未嘗問者未嘗問卽學問之問歟只是

如書所云弗詢之謀之意歟

臣對曰書曰詢事考言此堯舜以來官人之法也今細

經膴仕而不行此法此詩人所以傷痛也弗問不考言

也弗仕不詢事也此一節言小人居間上蔽而下罔也

弗躬弗親謂師尹不親庶政而小人下罔也弗問弗仕

謂師尹不行詢考而小人上蔽也如是看有條理矣

傭之爲均何也傭是傭賃之傭傭賃之人授其事役必均

給其雇直亦均故不傭謂之不均歟

臣對曰按說文傭均直也其字義本然也臣以爲昊天不傭者豈不傭也豈天心之不均而降此鞠凶乎豈天心之不慈而降此大戾乎皆時政之愆乖有以召之也嚴華谷以爲歸咎於天恐非本旨也

前章旣言弗躬弗親此又言不自爲政若使尹氏躬自爲政則庶免病國而惟其所任用者小人故致此大亂也歟

臣對曰臣於此篇知君道之不可自逸也弗躬弗親不自爲政雖指師尹而言其實未敢斥言王躬而第督過於師尹也元首起哉股肱喜哉君道奮發而後臣道熙

載未有自暇自逸而庶績其凝者也弗躬弗親則婦寺用事小人乘間百度從乖民莫之信詩人憂愛之誠專在上躬豈區區師尹之足彈哉故於卒章直書其名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斯可驗也臣按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將立穆子穆子有廢疾辭曰詩云弗躬弗親庶民不信蓋言己有廢疾不可躬親政事也爲政之法臧否結捨必先躬親而後可以見信於民王安石有病國之罪而當時諸賢不以安石爲小人惟罪其任用呂蔡亦此意也董仲舒曰周衰大夫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之作節南山未必然也

正月

御問曰念我獨兮或云非獨憂之獨是惸獨之獨以末章
哀此惸獨觀之可見此說何如
臣對曰念我獨兮卽一篇之大綱蓋疾痛呼父母之意
也其曰父母生我胡俾我瘉憂心惸惸念我無祿哿矣
富人哀此惸獨莫非念我獨兮之意若是獨憂之意則
當曰獨我念兮不當曰念我獨兮也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我東先儒以爲註解未甚的當恐是
言自家樞機之難愼一不擇發禍輒隨之所以有憂怯之
意反爲彼所侮云爾若解作他人之言則与上句呼父母
而歎身世似不貼協此論如何

臣對曰書曰唯口出好興戎此詩人之意也葢當時亂獄滋豐多以言語被禍其曰民之無辜民之訛言跼天蹐地燎之方揚天夭是椓莫非亂獄之證案也故惴惴慄慄惟恐樞機之不愼也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陸佃曰富人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民之從祿亦如之或引此說以爲詩人傷己之惸獨而歎人之多利祿此与集傳大異未知如何

臣對曰陸佃之說恐是曲解北昇曰莫黑匪烏烏凶兆也烏之所止禍之所降當時一綱彌天不知禍色之伏於誰家故云然也後漢黨錮之時亦引此語可以見矣

亦不我力以大旨觀之力只是用之義而集傳曰力謂用
力當如何看歟

臣對曰按緇衣篇子曰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引此
句以明之又引君陳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由
聖之語以證之據此則亦不我力者言彼不用力於我
以親其所賢而由其所聖也

曾是不意下一說似為平順尤切於憂歎之意未知如何

臣對曰下一說乃是鄭箋而孔疏亦從之恐不可廢也
荀子引曾子之言曰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
刑己至而呼天不亦晩乎詩曰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亦

此意也

十月之交

御問曰集傳云日月右行与書經章句不同何歟不但詩註論語或問亦然朱子於此不用橫渠說而必取曆家逆數之說何歟

臣對曰月掩日爲日食地隔日爲月食此固正理而日月右行之說無論古法今法臣實疑之矣今法最稱精密而其說以爲日月五星之天皆右行而宗動天以渾灝之氣挈之而西此所謂異嚮而帶動也臣以爲天下之物不出常理物固有異類而同情者也故援彼較此

必有其證今各天之異嚮帶動曷證乎不過曰磨蟻也舟人也夫磨蟻不足以爲證也何者蟻右旋而磨左旋則蟻固帶之左旋而微退厥步也然此其然者螘有前足後足其行于磨也前足方粘後足已離後足方粘前足已離螘之與磨且離且粘方其離也能異嚮而爲右旋方其粘也又帶動而爲左旋即其行之且左且右由其足之且離且粘離也故異嚮粘也故帶動舟人亦然人有左足右足左足離舟則右足粘舟右足離舟則左足粘舟故能異嚮而帶動今日月五星之天亦有前後足如磨蟻之且離且粘乎抑有左右足如舟人之且離

且粘乎即無以且離且粘則亦無以異嚮帶動也或者
又以為磨螘固不可爲證若如紡車自北極至南極有
軸通貫各天則各天之行雖与貫軸異嚮豈不帶動乎
此又不倫之說也今紡車脫其外圍線而急旋其軸則
外輻果或有異嚮帶動者矣然此其然者輻孔貫軸本
有餘地一邊游移一邊撞著故亦能且離且粘若使輻
之与軸膠帖而搭合則只能帶動疏闊而不著則只能
異嚮矣今日月五星之天亦一邊游移一邊撞著而然
乎且不惟是也自北極至于南極有軸通貫則此軸必
經地球而貫地心自古周流八紘者未聞有兩極之下

天軸下貫也即宗動天無有者也日月五星之天並其本行自東而西者也即其遲疾進退之差必有所以處之也

先儒云十月之交唐志曰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以此觀之正月篇在此詩之上非東遷後之詩明矣朱子猶置或說於傳疑之例何歟

臣對曰詩之次序未必按次編秊者而正月詩則果非東遷後詩也劉安成於節南山以爲尹氏卒於隱公三秊後十七秊即桓公八年而桓公使家父來聘則尹氏家父並非幽王之臣而節南山爲東遷後詩然則正月

詩豈可以在此篇之上卽謂之幽王時乎但臣按劉向
之言以正月十月之交小旻三篇並作幽厲之詩可見
西漢儒宗並無異論恐不必以褒姒威之一句遂以爲
東遷後詩也

家伯家父蓋當時大族未知如何

臣對曰家伯之家仲允之仲恐恐皆匪字伊氏也漢家
羨爲劇令疑卽家氏之後也高辛氏有才子仲堪仲堪
之後爲仲氏仲亦氏也

變雅傷時之辭輒稱昊天而爲言蓋無所歸咎之意而此
章獨言下民之孽非降自天何歟

臣對曰詩人傷時之辭雖稱昊天皆非怨天歸咎之辭昊天不傭降此鞠訩者言天豈不均而降訩于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者言天豈不慈而降戾乎皆反求於下民之孼也不弔昊天亦非天不恤民之謂也按左傳吳伐郯季文子曰蠻夷入伐而中國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又吳人乘喪伐楚戰于庸大敗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蓋謂恤窮弔憫天實受之不弔于人卽不弔于天也又晉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韓簡曰先君敗德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孼匪降自天蓋謂人自敗德非

筮數之所能益禍也據此諸說則古人呼天莫非自反之辭也

雨無正

御問曰此詩篇名終以闕疑處之耶以正月繁霜十月之交觀之雨無正亦是言災異也韓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与其下降喪饑饉相協似當從之而朱子以十二句与下章長短不齊為不可竊謂首章是天疾威是小旻文而脫簡在此弗慮弗圖是衍文如是斷定則只為十句雨無極明為此詩恐不必以序中所說正大夫刺幽王之為誤並疑其信者未知如何作此詩者亦大夫唯正

字爲訛歟

臣對曰詩到變雅章句多參差斯干之首章獨多二句十月之交卒章獨多一句即此篇之卒章亦獨多一句若使韓詩而可信也豈必以二句之獨多即謂之僞詩乎按漢書賈山傳引此詩第四章而末二句之上有匪言不能胡此畏忌二句忌與退韻叶又莫肯用訊之訊字無與叶韻而與第三章辟言不信之信字相照可知此篇本有脫簡又緇衣篇引節南山第六章而末二句之上有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五句詩文之不無踈脫本來如此而此篇則九

多雜出按左傳齊侯盟于蒲隧叔孫昭子引此詩第二
章而周宗作宗周我勩作我肄又劉向新序引此詩第
四章末二句而則答作則對對退叶韻若非貫山傳之
文有以補之則對字然後方不落韻字句之不無錯出
於此可見雨無正之正字又安知非極字之誤耶且中
培子貢後儒斥之是矣然其造贋者猶知韓詩之不可
廢則雨無其極之文不可遽棄而是天疾威弗慮弗圖
二句又不必爲脫簡衍文也正大夫刺幽王郎小序亦
云又何必以此而罪韓詩也
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註解終欠分曉其義可詳言歟

臣對曰匪舌是出言君子之言出於悃愊有稽有徵
惟任憑舌端喋喋以出也然不我信聽徒勞無益故曰
惟躬是瘁反不如小人之巧言不勞而自便也按左傳
石言于晉師曠曰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
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怨讟並作石言不亦宜乎
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
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引此章以證
之盖謂師曠之言據理有徵出於悃愊身雖勞而怨則
不及也則此章之義叔向已釋之矣
謂爾遷于王都之遷恐當作還盖字形相似故致訛歟

臣對曰宗周既滅又何懷乎故都此或東遷以後之詩而遷字非還歸之意也

小旻之什 小旻

御問曰回遹恐當作譎遹只是聿字遹之爲辟果有可據耶似以譎之聲轉爲遹未知如何

臣對曰矞字本有權詐之意故荀況非十二子篇矞宇嵬瑣矞亦譎也从辵則爲權詐之行从言則爲奸詭之謀也

謀之其臧以下亦如前章指王而言蓋不臧之謀即滃訿小人之謀王乃用之云爾豐城朱氏說恐非是

臣對曰臧否屬謀之者依違屬聽之者而此章命意專在依違之不得其正豐城之說誤矣然劉向曰幽厲之際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引此章以實之此又非指王而言也

大舜好察邇言而此章以聽邇言爲戒何歟

臣對曰舜之邇言卽平常身邇人所放過之謂也此之邇言卽左右便嬖奸邪欺負之謂也邇字雖同其旨則異矣邇言與大猷相照大猷洪範也先民箕子也

此詩全篇以謀之一字爲眼目骨子而至第五章又並陳肅乂哲謀聖五事何歟五事之中肅乂聖哲四者皆純好

臣對曰宗周旣滅又何懷乎故都此或東遷以後之詩而遷字非還歸之意也

小旻之什 小旻

御問曰回遹恐當作譎遹只是聿字遹之爲辟果有可據耶似以譎之聲轉爲遹未知如何

臣對曰矞字本有權詐之意故荀況非十二子篇矞宇嵬瑣矞亦譎也从辵則爲權詐之行从言則爲奸詭之謀也

謀之其臧以下亦如前章指王而言葢不臧之謀卽滃訿小人之謀王乃用之云爾豐城朱氏說恐非是

臣對曰臧否屬謀之者依違屬聽之者而此章命意專在依違之不得其正豐城之說誤矣然劉向曰幽厲之際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引此章以實之此又非指王而言也

大舜好察邇言而此章以聽邇言爲戒何歟

臣對曰舜之邇言卽平常卑邇人所放過之謂也此之邇言卽左右便嬖奸邪欺負之謂也邇字雖同其旨則異矣邇言与大猷相照大猷洪範也先民箕子也

此詩全篇以謀之一字爲眼目骨子而至第五章又並陳肅乂哲謀聖五事何歟五事之中肅乂聖哲四者皆純好

而謀則有臧否邪正何歟首章曰謀猶回遹次章曰謀之不臧此則非五事之謀歟

臣 對曰洪範之義凡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与肅乂哲聖之只入五事有異謀固洪範之樞紐也然謀之於五事猶智之於五德權謀術數之智安得与仁義並列回遹不臧之謀安得与聖哲一致乎左傳鄭子駟引此詩以斥持疑之謀緇衣引此詩以戒無恒之謀謀固有臧否也

小宛

御問曰二人卽上之先人則已沒之父母也或言先人是

先祖恐未然如何

臣對曰或說非也

螟蛉蜾蠃式穀似之蓋作詩者欲教其子以是心推之追思其父母之心亦欲令己化於善而不敢忘也如是看則与上章有懷二人下章無忝所生承接緊密尤似有味未知如何

臣對曰父母養我之恩亦因養子而知之則父母教我之恩豈不因教子而知之乎如是看始可以得其精義也

我日斯邁爾月斯征是言各務努力之意而我則銳進彼

則彂行何歟

臣對曰日行疾於月行我邁爾征雖若有彂急之別而此不過晝夜並進如日月之不息云爾恐与人一己十之意有異矣韓嬰以此句爲日愼一日之戒徐幹以此句爲遷善不懈之義古來諸說亦未嘗分而言之矣

小弁

御問曰朱子嘗云何辜于天似亦自以爲無罪而反爲集傳乃以同之於大舜於我何哉何歟

臣對曰大舜旻天之泣宜曰小弁之詩此乃爲人子而遭不幸者精微眞正之大義理而孟子之時此義己晦

故孟子奮不顧身明言而痛辯之庶乎昏衢之日星也
漢儒而降又復沈晦臣請不揆僭越而畢言之可乎舜
之怨慕怨父母也非自怨也故萬章疑而問之曰舜怨
乎孟子不云其不怨而張皇設喩以明其宜怨之義其
曰我竭力耕田恭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
何哉二十二字卽恝字之註脚恝者恝然無愁之貌凡
不孝子冷心硬腸頑如鐵石者雖不得於父母恝然無
愁其心以爲我盡在我之道而父母猶不愛我吾亦奈
何此之謂於我何哉也於我何哉者冷落頑傲之語而
今人讀孟子者並作舜語看可乎不可乎孟子又論小

弁之詩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
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之
也紬繹孟子前後之說皆以舜宜臼之怨父母爲當然
底道理今若不信孟子爲聖人則已使孟子而爲聖人
也則怨父母有義理也竭力耕田之喩越人關弓之喩
皆所以發明其當怨之理平心一讀義自瞭然臣何敢
容一辭於其間哉孔子曰詩可以怨當怨而不得怨聖
人方且憂之故樂詩之可以怨而言之如是也故曰小
雅怨誹而不亂今反以何辜于天我罪伊何等句謂不
出於性情之正可乎朱子集傳同之於大舜之號泣此

是晩年之定論其發揮精義之功侔於孟子矣
周道宗周之道也言宗周之道鞠爲茂草也与周道倭遲
周道如砥之周道不同未知如何
臣對曰詩凡言周道皆宗周之道無二義也四牡之周
道倭遲謂王程悠遠也大東之周道如砥謂王道平直
也匪風之顧瞻周道小弁之踧踧周道皆無二例周行
亦然卷耳之置彼周行謂思得賢者置于周廷之班行
也鹿鳴之示我周行謂凡好我者示我以宗周之王道
也惟杕杜之生于道周周曲也非國名也魯道有蕩亦
指魯國之道路也班固辟雍詩曰示我漢行亦可見矣

維其忍之直以忍之一字顯親之過恐甚未安朱子之以小弁謂不爲不孝何哉豈以其維桑与梓必恭敬止等語藹然有愛親之意而然歟

臣對曰不惟是也如君子信讒君子不惠等句無非怨親之語朱子之謂非不孝者蓋孟子之義也屬毛離裏之義新序魏文侯事已有明解而古今注釋並無以表取喩之訓詩可易言哉

巧言

御問曰集傳曰祉猶喜也不知作福祿説蓋曰見賢者之言若愛而福之則亂庶幾遄已矣如是爲解未知如何

臣對曰喜之而後福之則祉固喜之推也然左傳范武

子將老名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引此章曰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以祉爲喜者名文子之說也又晏子陳踊貴屨賤之說而景公省刑論者引君子如祉之句孔叢子亦載是說又後漢章帝紀大赦詔引君子如祉之文此則福之之意也又左傳論狼瞫敗秦之事而引君子如怒之句說林載子產討衛之書而引君子如怒之句此又禍之之意也喜則福之怒則禍之無二義也

莫定也如論語無適無莫之莫蓋言斯道極浩大岐路易分趨向難正聖人定之而後道乃秩然而有序歟

臣對曰莫与謨通舊註亦然以上下句觀之此恐爲得蓋寢廟大搆也其纚縮捄度之法皋應伉將之制必有運機料度之智然後可以奕然正立大猷亦然其規橅之措置綱條之設施必有謨畫裁度之宜然後可以秩然有序此其所以取興也若作適莫意看則未可詳也班固幽通賦曰謨先聖之大猷顔師古讀謨爲莫者章懷之註傅毅傳直以爲秩秩大猷聖人謨之亦必有所受者矣謨一音莫

何人斯

御問曰何人旣以賊惡之意若不知姓名則縣公實主讒

毀尤在所賤惡而乃曰維暴之云何欤

臣對曰望其入門而唁之則益其素与親愛者也意蘇暴各立門戶而蘇公之舊所親愛者昵附暴公過其門而不唁故賤惡之心甚於暴公也始不知今云不我可莫非責斯人之意益入情既成仇敵則其讒毀戕害視爲常事不加賤惡而惟趨時附勢借舊媒禍者疾之甚於仇敵此可見矣

既知彼之讒已而猶望其入唁得無迂乎且以讒人言之陰爲讒構陽爲弔唁尤極巧慝詩人以此望之何欤

臣對曰知其讒毀而猶示企望之情正以顯我之忠厚

而彌彰彼人之惡薄也讒人雖欲陽爲弔唁方以絶跡
斷信納緖於暴公豈敢冒納屨之嫌而復及蘇公之門
乎其時彼此情實亦可見矣
伯氏必吹壎仲氏必吹篪以奏樂之序壎先而篪後欤
臣對曰板詩曰如塤如篪樂記以塤篪爲德音之音周
官笙師教吹塤篪史記樂書曰聖人作爲椌楬塤篪蓋
二器相須相應不能相離之樂也馬端臨曰壎篪異器
而同樂如兄弟異體而同氣故詩人取以爲比恐其義
如斯已矣若以先後之序况之則恐非活看之法或以爲
塤喧也象大人之聲也篪啼也象小兒之啼也雖有爾雅

樂書之可證終似牽強矣

巷伯

御問曰以衛風有斐君子觀之斐是燦然有文章之貌非小文之貌歟

臣對曰說文引易曰君子豹變其文斐也豹之班點益小文耳合衆小而成文則其文斐然也然則小文之斐不害爲燦然有章之斐而特淇澳美之故盛言之巷伯惡之故約言之也

寺人孟子大旨說及下楊氏說孰爲正義歟

臣對曰東鄰之寺人不過傳命於秦侯左傳之巷伯不

過儆宮於宋灾則讒人雖極不必及於如此賤流司馬遷贊旣有明據不唯是也漢書馮參傳贊曰伯竒放流孟子宮刑古人於此皆有定論朱子之旨恐無可易緇衣曰惡惡如巷伯刑不施而民咸服閹豎雖賢恐不足以當此目也

蓼莪

御問曰人民勞苦云者是貧窮之謂耶抑其身困於征戍而不得終孝者歟

臣對曰征役頻繁則貧窶繼之均之爲不得終養孝子所以不能無怨於在上之人也曷知爲怨上之詞卽缾

罍是已按左傳子大叔論小國之危大國之恥而引缾罍之句又漢陳忠疏云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缾罍之詩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據此諸文缾者小民也罍者君子也其云勞苦而不得終養果有據矣

鞠我畜我育我重言而復言也謝疊山引易之育德孟子之育英才以解育我之義則恐非本旨此章九字只說生養之恩未及於教之一事葢以生三之義教是師之事故也育我之育只知孔氏說身體傴之之意看似好未知如何

臣對曰一章九字莫非育養之意疊山之說未免有疵益帝王培養臣民之材德猶父母培養孩兒之身體故借此而言育材育德今反借彼而爲教育之義可乎孝子不得終養父母故必擧養育之恩以傷其未報此恩亦未必以生三事一之義而然也韓詩外傳亦只以畜養之意言之矣

或曰瞻南山之烈烈而恨親壽之不如山高也見飄風之發發而痛子職之靡逮風樹也此說似爲有味未知如何

臣對曰烈烈非悠久之意發發無撼樹之語況風樹之感卽皐魚之所言蓼莪之人曷能逆取而用之乎南山

烈烈歲暮也飄風發發世亂也歲暮世亂景色黯慘孝子於此增忉怛耳或曰陟山冒風行役者之所苦孝子於行役之時觸物興感必在於此四月之第三章亦此意也

大東

御問曰有饛簋飧有捄棘匕果何所取義歟

臣對曰此有二說或曰周道平直之時東民足食有此滿簋之飧而樂其含哺也或曰王室在位之人貪斂重祿有此滿簋之飧而忘其素餐也臣謂此詩全篇皆象形取義之語饛字捄字當著眼看饛團圓滿盈之貌捄

鉤揉引取之貌以比東人勤勞耕織團聚產業如篋飱之方饕而西人貪虐誅求餂取饕餮如棘匕之有捄也如是看恐有味也

或云跂彼織女跂非隅也跂予望之也睆彼牽牛睆非明也睆爾視之也蓋言不得于人而仰求于天故望視彼二星此說何如

臣對曰跂三角形也頍弁跂翼臣己言之矣此星之得此名蓋由織婦以足翕張機綜故一脚常傾如人跂立爲三角形睆亦輝輝闌干之光如人眼彩故借言之也寧有異解乎且凡使字之法頭一字平常則屬之人事

如遵彼微行陟彼高岡遵与陟是人事也頭一字有精
神則是屬物形如髮彼兩髦䭾彼飛皐髮与䭾是物形
也後儒輕佻妄欲立異不可從也
語類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星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
見水星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集傳則以啓明長庚爲
皆金星兩處所言何者爲是歟
臣對曰水星金星皆有在日東西之時奚獨金在日西
水在日東乎語類恐非定論且水星光微其近日之時
則雖善測候者亦難指的恐集傳金星之說爲近矣

御問曰腓傷也或云腓足肚也草葉黃落則其莖已暴如人之赤足腓腓然此說何如

臣對曰此說頗精莊子論禹之勤勞而曰腓無胈脛無毛腓固腳腨腸也

以山有嘉卉爲興則是言國有殘賊之臣異乎山之有嘉卉也歟

臣對曰註疏以爲嘉卉在梅栗之下則人來取果蹂踐厥卉以比貪人重賦小民被其殘賊此恐有理臣又聞之梅栗祭品也孔叢子曰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左傳文子賦四月註以爲義取思祭王肅亦祖是說唯孫鑛不遵

其義亦須玩究也

北山之什　北山

御問曰獨賢獨勞也偕偕士子膂力方剛旣是強壯之人則足任事務之繁何憚於勞苦而必怨之歟且夫君子之心不顧佚樂而詩人之言如此者何歟

臣對曰事上之義雖以鞠躬盡瘁爲本分使下之道不宜竭人之力今以膂力方剛而使之獨勞可乎此乃怨所由生也此詩大意卽不均二字而曰大夫不均則非大夫自作之也左傳論范宣子辭將之事而引此詩以戒之曰世之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

以馮君子由爭善也又晉伯瑕引第四章之語戒其同始而異終古人之善於說詩有如是矣

小明

御問曰神之聽之此神字卽是首章明明之上天欤

臣對曰詩凡言介爾景福者皆神也非天也介給介也言明神給介人之景福于天也此篇此句雜出諸書左傳穆子辭公族大夫引此句董仲舒傳天子親策引此句劉向論桓公割地与燕之事引此句徐幹論謙讓莊敬之德引此句葢神明之臨視下民卽天道也

鼓鍾

御問曰籥舞者所執也周禮籥章職云凡國祈秊于田祖吹豳雅左傳見舞箾南籥者註箾舞象者所執籥舞南者所執以此觀之籥所以舞是雅南者而此詩乃以籥與雅南列而爲三何歟或以是甚致疑於集傳之說未知何如

臣對曰或說不可廢也

與猶堂集卷之九

洌水 丁鏞 著

詩經講義 九

楚茨 北山之什

御問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倉不言數而庾獨言數何歟

臣對曰按內則疏籌有二法大者萬萬曰億然則伐檀之胡取禾三百億太不近理億恐只是多積之意左傳伶州鳩曰心億則樂億者滿也或曰庾露積也露積不可曰盈故言其數也

執爨踖踖王臨川曰執爨賤者也是第五章所稱諸宰歟

臣對曰按少牢饋食禮雍爨註雍人掌割亨之事饔人掌米入之藏少牢本爲諸侯卿大夫祭先之禮則雍人饔人當爲卿大夫之家宰而与第五章之諸宰恐無所異但雍人饔人未嘗親手執爨則執爨者賤者也非諸宰也

永錫爾極之極恐非衆善之極極猶言福也時萬時億壽也葢曰永錫爾諸福之極俾享萬億之壽也如是爲辭方与嘏辭受祿于天眉壽萬年相合未知如何

臣對曰極者賜福之本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又曰

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極之極之義甚大而要亦
各人各有其極天子而有天子之極卿士而有卿士之
極極猶位也永錫爾極謂於本分內所應受之極處而
永錫之也使君壽考見於卒章時萬時億恐非祝壽之
辭或曰祝壽不用億數此應首章倉盈庾億之意而言
之也嘏詞亦有宜稼于田一句可以參考也

甫田

御問曰古者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太學而其餘悉歸于農
則農夫之中亦有髦士何歟抑其入朝耕夜讀如後世董
邵南之類歟

臣對曰處畎畝之中嘵嘵然古之人者未必不身通六
藝則雖入大學亦安所棄其耒耜乎至漢猶有此意匡
衡卜式之徒拔跡夏畦之賤而致身巖廊之上此法廢
則士日益困民日益窮而人才不可以復得矣
或曰齊明卽齊明盛服之齊明非明潔也齊明誠也犧羊
物也誠与物俱備然後享神之道盡此說何如
臣對曰祭之格神誠与物而已然儀禮士虞禮明齊溲
酒註曰明齊明潔也又周禮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註
曰齍潔通訓之爲潔亦有據矣
攘其左右或說曰非取左右之饋是攘臂而祝也古文左

右皆從手少儀曰居之于左檀弓曰拱而尚右儀禮鄉射曰左右撫矢而乘之此說如何

臣對曰或說有據矣鄭箋讀爲饟亦恐未安

大田

御問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何其与七月篇獻豜于公言私其豵之語意相類也以此觀之明是爲豳雅而朱子益嘗以爲斷無他疑又於此篇之後題曰亦未知其是否議論之如是未定何歟

臣對曰不惟是也楚茨以下四篇及載芟良耜等諸篇与七月詩氣味翕合且甫田大田与龡豳雅祀田祖之文相合以之爲豳雅豳頌者比之於以七月一詩謂兼

雅頌則不啻大勝然坊記孔子引楚茨之詩以明先王
之教民敬睦左傳齊猾人引信南山之詩以證先王疆
理物土之宜漢書郊祀志引甫田之詩以明王者尊重
親祭之義又韓詩外傳引大田之詩以明先王重譯執
贄之應又坊記引大田之詩以明先王以利遺民之德
又食貨志引大田之詩以證先王節用愛人之化又蕭
望之引大田之詩以明先王藏民取予之術又左傳子
反引思文之詩以明先王立民中正之道又漢書劉向
引思文之詩以爲武王周公繼政致和之驗又新序引
豐年之詩以明聖王惠民享神之德又左傳論季文子

事引載芟之詩以明先王敬祖降福之義據此諸書之文則皆以雅頌諸詩爲文武成周之時而終無所謂豳詩二字又孔叢子獨於七月謂見豳公之造周則不可以氣味之彷彿斷之爲豳詩朱子之終無定論恐以是也

瞻彼洛矣

御問曰甫田篇曾孫之稼如茨如梁註曰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此章所云如茨亦言福祿之多如屋茨之密比也而註以積爲訓何歟

臣對曰既曰如茨則茨者物名也非積也假云福祿如

積語恐未安屋茨之義誠得之矣

文武並用乃長久之術而此詩只以講武事爲萬年保邦之道何歟

臣對曰文質之欲具備而每患於文勝文武之欲並用而每患於文勝文勝之弊爲燕安爲姑息爲委靡爲頹墮故古之聖王必於是用心焉湯武毋論堯舜之世未嘗廢武征苗之役久而後分北皐陶之職戒在於猾夏斯其所以爲盛世也周之爲周成康而已昭穆而降武事不競夷狄內侵忠臣志士齎咨抱憂閔國家之衰弱而忽見其赫赫戎衣親統六師喜而爲詩以誦其君則

單舉武事而頌之爲保邦之道不亦宜乎伏願
聖上深留意焉

裳裳者華

御問曰裳裳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恐非是常常者華与皇皇者華菁菁者莪同一句法裳裳只是盛貌必不以常棣之常而疊言之也未知如何

臣對曰華者花也裳裳者華皇皇者華皆無指一之大名董說非也然常与裳同下帬也常之爲裳猶帬之爲裠徐鉉曰今文作裳其說非無據也常棣之謂常棣安知非以其華之常常而命之名者乎裳裳之爲堂堂臣未之信也

學圃策皇与黃通故爾雅疏曰皇一名黃鳥[illegible]屏黃白之馬謂之皇駁以此言之皇皇者華菊花也常者白也

常常者華棣也花之白者也

芸其黃矣黃色興其下有章也是則取義矣上章之其葉

滑兮下章之或黃或白未見有取義一篇之內三章同是

興也而或有義或無義何欤

臣對曰零露滑兮則滑者露葉之貌寫与瀉通心之瀉

憂猶葉之流露也按明堂位駱馬註駱者白馬而黑鬣

也駱馬之斑駮如裳華之黃白也又駱者駕也四駱則

其色或黃或白此所謂皇駮其馬也以此言之兩章取

義比之第二章尤爲襯切車舝篇亦以葉滑興心寫矣

桑扈之什　桑扈

御問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集傳以二豈不觧之而或曰不能戢不能難則受福不能多專是戒之之辭此說何如

臣對曰不戢不難与彼交匪傲相反受福不那与萬福來求相反上爲戒語而下爲頌語或說有理也左傳衛甯子饗苦成叔引此詩以戒其傲亦當參攷也

鴛鴦

御問曰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廣雅云捷插也集傳不從韓詩而取橫渠說何歟

臣對曰戢一字恐不能包含插噣二字之義則其義亦

恐未安也

頍弁

御問曰集傳曰君子兄弟爲賓者也親兄弟亦可稱爲賓歟抑此兄弟是遠兄弟歟

臣對曰兄弟之異於晜弟 臣已言之矣同姓曰兄弟異姓曰外兄弟婚姻之黨曰昏因兄弟不拘祖孫叔姪皆稱兄弟古也又兄弟同姓也甥舅異姓也左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又晉獻捷于周辭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皆以同姓爲兄弟異姓爲甥舅則兄弟未必不爲賓然此章之君子恐非兄弟

也何者酒殽必主人設之今曰爾酒爾殽則作此詩者
賓也非主人也既是賓也則賓未有自稱君子者設或
不謙自稱君子不當曰未見君子也君子者主人也
集傳曰何期猶伊何是以期作語辭也期非虛字恐不可
作語助看期當作其未知如何
臣對曰臣以爲期者待也言服之有弁將何待乎用於
燕樂之事而已不必爲其字之誤也
車舝
御問曰辰彼碩女列女傳以辰作展此似得之朱子嘗以
爲然而集傳則不取何歟

臣對曰辰展形相近而誤者也辰彼猶言展矣也
雖無旨酒雖無嘉肴益謙虛之辭非眞無也未知如何
臣對曰有酒有肴而無旨無嘉謙言之也左傳晏嬰曰
陳氏雖無大德豆區釜鍾之數取薄而施厚故民歌舞
之引此詩以證之此亦非眞無者也
表記所稱雖非詩之本旨大抵此詩憂而不傷樂而不淫
可謂得性情之正者而入於變雅何歟
臣對曰表記好仁之訓非眞斷章而取義也說苑又以
此詩爲力雖不能心必務爲之義徐幹治學篇亦以爲
好學之意古人之說此詩槩可知矣正變之有不可準

臣己言之矣

青蠅

御問曰青蠅汚穢能變白黑而此詩所主而言者在飛聲亂人聽益營營以比讒言也然而集傳必兼言汚穢者何歟

臣對曰黑白之說本出鄭箋而後人從之如漢書息夫躬傳贊引青蠅又武五子傳引青蠅而顏師古註並爲黑白之說然蠅非能變白爲黑也汚白於白汚黑於黑者人不能諦視惟汚白於黑汚黑於白者人能見之故有此變幻之說也然詩人取興只在營營而不在黑白

營營亦未必爲飛聲古稱蠅營狗苟營營者營爲之意
也
搆我二人似非己與聽者恐是其時二人同被讒搆也未
知如何
臣對曰以交亂四國例之二人似是遭讒者二人也且
聽讒者君也臣舉其君謂之二人亦恐未安矣
賓之初筵
御問曰此詩中曰賓曰爾先儒以爲武公自謂然似是通
人我而言蓋雖自悔而亦示人以戒也未知如何
臣對曰此詩毛序韓序所指各異孰主孰賓未敢知也

然首章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則澤宮大射之禮也二章云烝衎烈祖錫爾純嘏則祭祀降福之禮也古者諸侯助祭而來先行射禮中多者与祭中不多者不与祭所謂觀德以序賓也意者幽王之時臨祭大射而君臣皆醉失其儀度故武公作詩以刺之耳只舉賓怨者不敢斥言也若是自悔之詩則何必賓之云乎

俾出童羖不似聖賢之語酒誥申申戒酒而無此等語罰用常罰可也責以必無之物豈有可出之理

臣對曰俾出童羖言乘醉之言本無倫理使入出必無之物此所謂匪言匪由也式勿從謂謂由醉之言監史不

宜從之近世藩帥有惡醉而飲酒者与軍中約束凡乘醉之言有諸無從亦此意也又我朝儒臣洪重鼎有筵中乘醉六月乞賜蟹醬亦童羖之類也若以童羖爲罰鍰不中理也

魚藻

御問曰此詩只以上兩在字與下兩在字頒首莘尾別無取義於飲酒者歟

臣對曰孟子斑白謂之頒白頒者斑也莘者細辛也按本艸莘紫莖赤黑色蕚馬從辛爲騂艸從辛爲莘莘者赤也飲酒而醉者色也斑斕終爲紫赤頒首莘尾喻王

之沈湎而變色也小序之云刺幽王豈無所本乎

采菽

御問曰車服是庸則路車乘馬玄衮及黼必賜有功之諸侯似不但以其來朝而遽与之上公之服未知如何

臣對曰車服之賜有三封建則有命服之賜如曲沃桓叔之獻路請服秦襄公之黻衣繡裳是也致唁則有車馬之賜如春秋天王使宰咺歸仲子之賵公羊傳車馬曰賵又雜記諸侯之賵陳大路乘黃之類是也報功則有車服之賜如虞書所稱及申伯之路車乘馬韓侯之路車乘馬玄衮赤舄是也雖然按國語秦伯饗公子重

耳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不降拜注曰采菽天子賜諸侯命服之樂也據此則此篇亦未必為賜有功諸侯者也又按大戴禮諸侯朝於天子其車旌衣服各視其命數上公建常九旒伯五旒此皆天子之賜而典命之職也以此觀之言觀其旂亦所以別其等也

平平左右韓詩曰便便左右荀子云辯辯左右未知孰是而集傳曰平平辯治也取荀而不取韓何歟

臣對曰後儒引爾雅平便左傳便蕃史記便章漢書便門之文辯之既詳臣不必贅陳矣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或云以楊舟之繫于大索比諸侯之之屬于大邦此說何如

臣對曰詩人託興皆有意味此義亦然矣

角弓

御問曰集傳曰騂騂弓調和貌或曰騂騂弓之赤色也此說何如

臣對曰騂騂之為調和本之舊說益見兄弟之和睦者忽相仇怨如角弓之調合者忽相反背故必以騂騂為調和若以騂為形殊無義也左傳韓宣子聘魯昭二年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臣以

爲彌縫者弓之調合也弓之六材不相聯合必有罅隙而膠漆爲之補合此之謂彌縫也彌字從弓即其驗也以此言之韓宣子之時亦以騂騂爲調和貌可知注疏調合之說必有所本矣

式居婁驕居字何義歟

臣對曰鄭箋訓婁爲斂孔疏以婁爲屢婁字不明故居字難言也漢書公孫弘傳婁擧賢良元帝紀婁遭凶咎婁之爲屢固也而語亦不明或曰塾婁西羌也天驕北狄也式居婁驕者言若居戎狄之地也下章之如蠻如髦亦此意也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御問曰萬民所望之望似非仰望而是候望也蓋其人雖于故都故顧見其歸于周而候望之也未知如何

臣對曰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德容也恐仰望之義爲長又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城郢君子曰將死不忘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繼引此句又緇衣篇孔子引此章繼而曰爲上可望而知也觀此兩說則其非候望之意明矣

綢直如髮集傳曰未詳或曰綢絲也絲之直如髮未知果然否不曰髮如綢直而曰綢直如髮則是髮之直勝於絲

歟

臣對曰綢有三義一曰綢繆唐風之云綢繆束薪是也二曰綢結楚詞之云薜荔柏兮蕙綢是也三曰綢練檀弓之云綢練設旐是也後儒之以綢爲繇本無所據倒句成文亦恐窘追此妄也臣謂廬陵羅氏之說合於舊說不可少也

采緑

御問曰朱子曰風自有風之體雅自有雅之體而采緑詩則恰似風體雖置列國詩中難以揀別何歟

臣對曰風雅之各有體裁以其大體而言之若舉其一

二而論之則小戎七月恰似雅體采緑隰桑恰似風體或其中有聲律之異者而今不可辨矣

其釣維何上章並言狩釣而此獨言釣者何歟狩則終非婦人之事釣則婦人亦或爲之如衛風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是也故不言狩而只欲觀釣也歟

臣對曰韔弓也綸理絲也弓韔則不能狩矣絲理則可以釣矣意婦人欲沮其狩而助其釣故之子于狩則韔其弓而藏之之子于釣則綸其繩而勸之所以卒章只言釣而不言狩也蓋狩者遍行山澤久而不還釣者門前垂竿朝往暮來狩不可從而釣可以觀薄言觀者

喜可以觀也婦人方爲別離之苦故其言如是後儒以綸繩作卷繩之意謂並沮其釣而以薄言觀者作備眼之嘲不但口氣儇薄又何不並舉其狩而嘲之乎妄矣

黍苗

御問曰蓋云歸哉蓋似當作盍言何不歸乎也只以語辭看則恐無味未知如何

臣對曰蓋與盍通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于公乎蓋盍也又孟子蓋大夫漢書蓋寬饒皆盍也

烈烈征師謝功只是築城之役非征討之事而必稱師旅威武者何歟

臣對曰古者兵農合一周禮小司徒之職編民爲伍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竭作蓋築城之役亦自編伍中赴役故曰征師征者征役也亦以軍法使之故雖非征討之事而亦曰烈烈也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襄二十七年）亦未嘗以師旅威武相期也

隰桑

御問曰其葉有難之難恐當作儺鄘風隰有萇楚猗儺其枝註曰猗儺柔順也未知如何

臣
對曰 聖諭至當矣儺柔嫩也沃肥澤也幽茂密也
此指桑葉之漸長而言矣
德音孔膠註曰膠固也言君子於我交際如膠漆然故謂
之德音孔膠也欤
臣
對曰膠漆之膠即所以密黏固結則訓膠爲固恐無
可疑韓詩外傳亦言弓入膠漆之和而繼引下章表記
又引下章爲密諫之義言曩也遐遯欲言而未言今既
膠密故密諫如是也總之膠者固也密也左傳鄭伯享
趙孟于垂隴子産賦隰桑亦兩國固結密合之意也

白華

御問曰此詩與邶風綠衣篇相類莊姜申后同有婦德令於其兩詩而觀之辭氣之間其人之優劣亦有可言者歟

臣對曰班婕妤自悼賦曰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蓋此兩詩其所遇也同故並稱如是也然綠衣則悽婉自傷而卒以古人爲歸曰俾無訧兮實獲我心是傷而卒反於和者也此詩不無憂勞怨苦之意如念子懆懆俾我疷兮是憂而不反於正者也比綠衣似遜一頭然風雅之體本自迥異彼以微婉此以正直有不可一例論者矣

之子不猶集傳曰猶圖也或曰如也或說卽張子說而無

淡遠之意且於天步艱難不言所以處之之道故集傳必以猶作圖也歟

臣對曰猶与猷通不猶謂無所猷為也臣又因是而思之露者星精也不以雲成不与雨同故無雲之夕露澤方洽古人明理必不曰雲降而為露也上二句恐是反語說文曰茅菅也又山海經曰白菅為席益菅茅所以交索而織席者然其為物必承露柔韌而後可以中用今白雲蔽天無以承露以比嬖妾阻恩無以承寵也左傳引逸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蓋菅蒯本自為棄婦之自況取其交索之意也臣又思之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者中國之水其流向外以譬君心之向外而别人承恩也

滮池北流集傳曰滮流皃或曰滮池水名雖水名而亦以滮流故得名則其義未始有異也然以大旨觀之滮是微流貌歟

臣對曰臣按水經註鄗水西北注与滮池合滮固水名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註敖鄗二水名在滎陽縣西北則亦非豐鎬之水也說文曰滮水流貌究亦無微流之義矣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鶖鶴之分不但以貴賤言亦以善惡

言歟蘇氏說淸濁二字實兼貴賤善惡言歟

臣對曰鳥之貴賤只以其淸濁善惡別之鶴稱仙禽鷙稱饕禽誠有貴賤之分而或說至以爲霧頓懸絶則物之定品混矣然其言旣詳臣不必贅陳矣

綿蠻

御問曰綿蠻黃鳥聲而集傳曰綿蠻鳥聲衆鳥之聲亦可謂綿蠻歟唐人詩曰蜀鳥啼綿蠻蜀鳥未必黃鳥也則他鳥之啼亦云綿蠻綿蠻果是何義歟

臣對曰綿蠻二字有音而無義雖非黃鳥但使其聲之綿蠻不必讓黃鳥而不用也韋應物詠鸎詩曰忽似上

林翻下苑綿綿蠻蠻如有情即綿蠻者綿綿蠻蠻也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者此語不可曉願聞其義

臣對曰後儒以此詩爲招隱之詞命彼後車者漢制郡守身爲之駕亦尊賢之意也其說或近傅會又以此詩爲宜臼之作飲食教誨恩愛之絕也畏不能趨放逐之久也命車謂載庶幾反之也然亦無可據按荀子大略篇引飲食教誨之句以爲先王既富而教之義而命車一段亦無所論臣不能臆對矣

漸漸之石

御問曰不遑朝矣不言夕者夕猶有止宿時歟

臣 對曰軍務政務皆以朝爲期如詰朝會朝之類是也又凡相見之禮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晉語平公射鴳叔向聞之夕此云不遑朝矣者謂東征甚急將士不能行朝見之禮而啓行也

烝涉波矣埤雅曰豕喜雨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以烝爲進也集傳必以衆釋烝何歟

臣 對曰烝涉二字善形容羣豕渡水之象若訓爲進恐無味也爾雅四蹢皆白曰豥蓋平時泥汚不見其白涉水則淘洗露白故始見之也 臣 又聞之將雨則豕發燥疾涉水以凉之理則然也羣豕皆涉然後明徵其爲將

雨之候爲者衆也

苕之華

御問曰苕之華或云詩人自言己之憔悴不如苕華之榮

雖與集傳不同此亦可爲一義歟

臣對曰苕者鼠尾也鼠尾之花本紫白色芸其黄矣者花之向衰而色變也其葉青青者花之已落而葉存也此以花之衰落比己之憔悴也葉之青青未必爲苕華之榮也

三星在罶罶中無魚以竭澤而漁故歟非必竭澤而漁叔季

運氣衰薄天地之產自然不富歟朱子讀此詩曰周室初

興時周原膴膴菫荼如飴苦底物亦甘到此卽恁地蕭索
蕭索亦以氣言也衰周時運如此故詩人之意付之無可
柰何歟何以只言憂傷而不言救時之道歟
臣對曰於物魚躍則岐周之旺氣可見三星在罶則衰
周之末運可驗此先儒所謂氣數之說也臣則以爲天
地之間本無氣數盛衰興亾唯德所召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德之所孚艸木鳥獸魚鼈咸若感應之理
捷於影響豈可歸之於氣數乎誠使衰周之君奮發振
作德化洋溢則天地萬物其不同歸於位育之化乎伏
願聖上深留意焉或曰罶與霤通此亦三星在戶之

意婚幣攝盛用羔卿禮也今羔成羊則已過時矣此爲婚姻過時之詩故上章惜其韶華之衰落下篇傷其無妻之困苦也

何艸不黃

御問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或曰興也匪兕乎匪虎乎見兕虎之循曠野而起興也此說何歟

臣對曰此章云率彼曠野下章云率彼幽艸其句法旣同其取義宜同也不可一賦而一興誠如或說 臣以爲兕虎皆深山鉅谷穹林茂樹之中所窟宅者而今乃露行於曠野喻大人傑夫之失其所而棲遑也狐者妖獸

也而率彼幽艸喻小人得志依附於幽陰之地也匪兕匪虎者怪而問之曰兕虎非曠野之物無乃匪也者乎胡爲乎率彼曠野也知是看有味矣